

## 逐日尋光

當台下的搖頭燈亮起時，熱度瞬間簇擁而上，在舞台潑灑出金色的陰影和顫抖的空氣。刷白的曝光模糊了邊界，於是舞台成了全世界，一切都在燃燒、冒煙。我有時會覺得這份工作像在縱火。用指尖喇地滑開推桿，然後整座舞台就會燃起灼熱的火光。

冒著熱氣的光束像閃著光的刀子，把舞台切成一格格銀色的方塊。輕輕劃過去，所有漂浮的東西都無聲地滑下去。我以為是放火後燒盡的殘骸，但落下來的卻是一團深赭色的軟爛血肉。

我在大港音樂祭做燈控的那天晚上，阿公進手術房開刀，把四分之一的肺切掉。

「阿公肺癌第一期，腫瘤在右邊肺葉，還沒擴散。所以醫生把他右下肺直接切掉，肺活量減少四分之一，可能以後走路會很喘。」我已讀了我媽傳來的訊息。下組樂團要上台了，他們開場要求煙火般的爆炸紅光。一號燈和三號燈角度轉為六十度，紅光直接推到底。我不小心用力過猛而有差點燒到自己的錯覺。

但溫度終究是太高了，那天晚上我們還是燒壞了一盞燈的保險絲。

我媽罵我不孝，阿公動手術還有閒情逸致去音樂祭玩。我回嘴那個不是玩，是很早就排下來的打工，燈控的人力總是不足，不能說請假就請假。而阿嬤只是悠悠地說，那老頭罪有應得，生下來的孫女跟他一個樣。

家裡的人總說我像阿公，愛往外跑又任意妄為。在責任與孝順的壁礁中，阿公撞破了一個洞，於是一道光灑入。我們像一尾滑溜的魚，從縫隙中逃了出去，越游越遠，卻總是在游累時要求家人將我們打包上岸。

小學時對阿公的記憶，總是穿著一件被汗漬染黃的白色吊嘎，一條鬆垮的牛仔褲，外八的腳踩著的是印出腳印的藍白拖鞋。他會戴著銀色的西瓜皮安全帽，神氣地跨坐在他藍色的光陽 125，咻一聲地催動油門，騎到誰也找不到的地方。入夜時才啪搭啪搭地踏著沉重的腳步回家。有時帶著酒味。

阿嬤總感嘆自己嫁錯人，阿公沒給他過過好日子，從來都是她一人扛起一家生計。叫他去找個正當的工作養家，阿公便會從口袋裡抽出他棕色的錢包，將幾張藍色紙鈔啪一聲地打在餐桌上，彷彿這樣就能鎮住一家之主的地位。

上次賭贏這麼多，今天這頓我請大家。

阿公有時也會讓我塞在機車的前座載我兜風。我會探出頭來看著車頭燈打亮前方的路，疾駛向前的路徑總是那麼乾淨且義無反顧。那時我們的腳底踩著全世界。機車停在巷口的六合彩，阿公總是興奮地說發財了就帶我們住大房子買新車吃好料。阿公會買瓶台啤，而我是養樂多，我們會在街口唱起歌來，彷彿在預祝發財日的來臨。

但財沒發過。阿公又離家了一陣子。他騎著機車從自己的人生軌道上偏移了出去。在賺錢養家的那條大路上，他另外開闢了一條新的支線，一條通往未知秘境的軌道，好讓他能把還沒長大的自己擠進去。

看著家裡突然空出的位置，大人們不能釋然，卻總是避而不談。像在一棟建築裡鑿出一個破洞，風一吹整個窟窿就會鳴笛般的作響。咻咻、咻咻。後來我發現那是阿嬤半夜的啜泣聲。我第一次知道原來大人也會流淚。

我沒有因為阿公的離去而受到任何傷害。我看著阿公鑽出去的洞，踮起腳尖往外一瞧，本以為會是烏漆抹黑的晦暗，但我看到的卻是夾縫中的光。外頭所有的光芒都匯聚到洞口狹窄的空間。我能看到光在流轉，它們緩慢輕巧地碰到了狹縫的邊緣，然後像淚水一樣閃著光澤，從我的臉頰一顆一顆滴下去。

於是，我也從破洞中溜了出去。

媽媽要我好好讀書，上大學後至少兩周回家一次。我卻迷上做燈控，一周至少接兩場表演，忘了回家也忘了去考期末考。我很享受站在控台前操弄光的過程。手指撥弄密密麻麻的推桿和按鈕，舞台就能迸裂出宇宙大爆炸般絢爛的太空奇景，而世界的中心就是那場表演。我朝著前方亮起的光束，頭也不回地奔去，宛如夸父逐日。

燈控的工作，主要是根據表演方提供的歌單寫燈。我們能用光疊成一片海，也能用光捏出一座島。抒情歌適合柔和的光，那是不會曬傷的暖陽，從窗外輕輕篩進來，卻仍然能照亮整個房間。

看著筆直射向舞台的光。我有時會突然想起，在純粹的深夜中，領著我和阿公飆速的那盞機車車頭燈。

但光的後頭總會有陰影棲居。場前與樂團的溝通、寫不出對方滿意的燈譜、提早好幾天到現場架設舞台、當天搬運器材才發現燈又壞了一盞、站在控台準備時，對講機也總是傳來指責：為什麼那顆燈又掛歪了？為什麼那顆燈不受控？燈

角度太低會刺觀眾眼睛、你打的燈顏色有夠醜、多寫幾個 chase 你打得很無聊。

我知道阿公也曾經想當個盡責的阿公，但總有個貪玩又迷糊的男孩會跑出來作亂，將他所做的一切努力打回原形。曾經自告奮勇幫我去國小送便當，卻搞錯送餐時間，餐車都走了才提著便當姍姍來遲；試圖和我一起寫作業，卻因為解不開題目而氣得摔書罵人；照顧發燒的表弟，毛巾的水太燙、搞錯吃藥時間，最後直接窩在沙發上睡得比表弟還熟。

媽媽的訊息提醒在開場前的闐黑中亮得凸了出來，我的面容被照得慘白：到底什麼時候要回家？有沒有在讀書，不要一直跑出去玩。疲憊的事物像是從手中脫落的線圈，拖著長長的尾巴纏繞著，試圖解開，卻越拉越遠，常常令人覺得無法再收拾起來。

夸父拖著頹喪的步伐回家了，張開雙手卻空無一物，年輕旺盛的靈魂被留在東方的地平線，剩下的是疲軟虛弱的肉殼。而聽說當阿公闊別四年，再度打開家門時，阿嬤摔斷了一根竹掃把大罵幹你還有臉回來啊。但是，她終究還是挪動了自己，在沙發上為阿公空出了一個位置。

離家的這幾年，阿公跑去鄉下跟朋友一起養賽鴿。他會坐在頂樓加蓋的鴿舍裡，看著鴿子飛進飛出。那是木板和細網圍住的空間，倚靠外頭折射的日光活著。當鴿子振翅時，映照出的反光會使整個空間更為開闊。收起翅膀時，光也就隨之熄滅。

但最後再也亮不起來了，頂樓被陰影整個淹沒，阿公變成一顆渺小又貧微的黑點。回家後，阿公開始嚴重咳嗽，甚至咳出血來。媽媽帶他去醫院做檢查，醫生說肺癌的機率很高，建議直接開刀治療。若為惡性腫瘤，會把右下部的肺葉直接切除。目前阿公的肺功能僅剩七成，切完後直接掉到五成。

那天晚上，整個家族的大人都在手術房外等阿公出來，而我在大港的音樂祭打燈。媽媽傳給我一張阿公坐在病床等待開刀的照片。他坨著貓背整個人蜷的好低好低，接近平面的低。像一條過度拉扯而失重疲乏的彈簧，垂落到了光照不進的地底，無力抵抗且無法脫困。我用力敲打燈控盤，每一顆鍵都像被丟進井裡，迴盪著空洞的聲響。我看著前方忽明忽滅的光束，突然害怕我的世界有天也會被捻熄。

拆舞台、收線、搬器材、撕地膠。凌晨兩點，場地只復原一半。舞台破了好多個洞，一節又一節的金屬支架裸露在外，木板則突兀地橫互在一旁。單薄的鋼

架支撐著燈罩音響，有種頭重腳輕的感覺，彷彿是宏偉的羅馬建築被細瘦的火柴棒拼湊支撐，最後倒塌一地。也像是過分理想的巨人思考配上怯懦無能的侏儒行動。我鑽過舞台的孔隙，發現另一側什麼也沒有。

你到底要玩到什麼時候？這是媽媽最後傳來的訊息。將所有器材搬到貨車上時已經天亮。回程的途中，有大片大片灰色的鳥從日出的地方飛來，隊伍很亂叫聲很吵，車子每靠近牠們一里，就會有一片羽毛掉下來。我看著自己由上到下被翅膀徹底掩埋，忽然覺得這些哭著的鳥是阿公離家時養的鴿子。可是我們真的沒有在玩。

我終於去醫院看了阿公。手術過了三天，他的體力逐漸恢復，但仍然不能說話，還得按時吸氧氣瓶。整間病房像一張會呼吸的網，隨著阿公胸腔的起伏擴張縮小。他吐著細細輕輕的氣，如絲線般，將我拉進他衰老的身體。阿公身上的青斑、深皺都被放大。

他拿起紙筆開始寫字：聽你媽說你在玩燈？

我先是錯愕了三秒。本以為內心會有些難過，但我發現自己早就習慣這個問題。手掌壓住大腿外側被器材撞到的瘀青，我既不肯定也不否認，沉默流淌在我們兩人之間。而阿公只是繼續埋頭寫字。

很辛苦吧阿公給你錢要不要？

我忽然覺得有點想哭，但也只是搖了搖頭。

我陪阿公下床練肺活量，從散步開始。他會拄著點滴架，從自己的六零二號病房為起點，一圈又一圈繞著蒼白的走廊轉。媽媽要我不要靠阿公太近，免得讓他走起路來有壓力。

阿公的步履緩慢且顛簸，我站在走廊的最前端看著阿公變得越來越小。今天的目標是繞著走廊走十圈。牆上閃著幽微虛弱的光，彷彿隨時要熄滅。整間醫院都是灰黑色的，輕輕一動烏雲就會下起雨來。一盞一盞的燈將阿公指成一個寂寞的黑點，最後在盡頭消失不見。過了好久我仍被困在原地，我找不到阿公，影子越拉越長，幾乎要將我整個人蓋過去。

忽然我的後背被用力地拍了一下。

我下意識地往前踏了兩步。阿公繞了一圈從我身後走過，用著即使是深夜也

依然炯然的眼神看著我。他沒有停下來等我，他只是拖著點滴架，拖著所有卑劣的沉重的過往，用身體攪開所有濃郁的陰影，繼續邁步前進。阿公的步履顫抖卻帶著堅定。我凝望著他向前的背影很久，久到彷彿地球繞了太陽一圈，所有凹凸都被日出溫柔地撫平。

我忽然看到那盞劃開一切黑暗的機車車頭燈。原來阿公一直騎著他的光陽125，用筆直的耀眼光束打亮前方的路途，每個未來的時辰都在裡頭閃著溫暖的光芒。

而我也朝著發光的前方，義無反顧地跑了起來。